

海上谈艺录

人如白玉戏如兰(3)

◆ 董煜

道出心声

徐玉兰认真地听着,把总理的每一句话都印进了脑海。她提醒自己,出访演出,既是一种文化交流,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,自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。

1955年6月下旬,由许广平带队的中国越剧团登上了列车,开始了首次出访的旅程。途中经过一个车站,因要停靠较长的时间,所以大家都起身活动一下手脚。忽然,从车厢外涌进一群苏军战士,用半生不熟的中文喊着,要找“梁山伯”、“祝英台”。原来,这是一批从旅顺、大连撤回的苏军,1953年徐玉兰等去旅顺、大连慰问时,演的正是《梁祝》,所以当他们得知车上就是当年前去慰问演出的越剧团时,便立即赶了过来。王文娟不在车上,所以“梁山伯”徐玉兰自然就成了中心,被他们团团围住,有的战士还打着手势说,当年他看演出时都感动得流泪了。徐玉兰也很感动,她想,自己一定要好好演,不然对不起这些热爱中国越剧的外国军人。

在长达半个月的行程之后,7月2日,越剧团在民主德国的东柏林进行了首演。

大幕拉开了,全场响起一片惊叹声,《西厢记》清丽精致的舞台背景,首先就给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。演出非常成功,剧场秩序井然、鸦雀无声,既没有交头接耳的嗡嗡声,也没有吃喝食物的窸窣声,良好的剧场氛围让演员得以全身心地投入角色的创造,使表演水平都得到

了超常的发挥。演出结束后,民主德国的总理格罗提渥还上台跟演员亲切握手。7月24日,越剧团为驻德苏军演出了《打金枝》《拾玉镯》《楼台会》等剧目。徐玉兰的《拾玉镯》还被拍摄成电影。

其实,徐玉兰本来一直是担着心的。徐玉兰担心的并不是剧组的演出水平,而是因为文化的差异,对方会不会欣赏越剧这门艺术。

那年在旅顺、大连为苏军演出时,苏军曾在剧院门口贴出一张海报,把清秀俊朗的越剧小生,画成了一个京剧中的红脸关公,或许在他们心目中,中国的戏曲都是差不多的吧。可现在,这些高鼻子、蓝眼睛的日耳曼观众,在观看演出时却是如此地投入和陶醉,随着剧情的变化、发展,他们时而欢笑时而唏嘘,情感反应与剧情相互呼应,完全一致。都说艺术无国界,在那一刻,徐玉兰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7月底,越剧团到了苏联,先去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,后又到了莫斯科。在莫斯科的演出也是极其成功的。当时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也亲临观赏。当帷幕徐徐拉开时,偌大一个剧场内无一人走动,所有的观众都衣冠楚楚、屏息凝神,似乎在等待一个重大的时刻。这是对演员最大的尊重,徐玉兰的情绪一下子被吊起来了,她纵情唱着、演着,演到“惊艳”这场时,为了表现张生对莺莺的依恋之情,徐玉兰用散板吟唱着“月地神仙归洞天,此地空余杨柳烟”,把张生被莺莺神魂勾去如痴如醉、失魂落魄的样子,演化

得惟妙惟肖。帷幕落下后,全场寂静片刻,方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。以致演出结束,徐玉兰等主要演员谢了十几次幕都无法下台。事后,苏方还将“惊艳”一场拍摄成电影。

有人写文赞过徐玉兰在《西厢记》中的“赖婚”这段戏。戏中张生几乎没有唱段,都是白口,是“每一声每一句都湿润得掐得出汁水的声音”,那是何等的饱满丰润啊。中场休息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,不少观众纷纷来到乐池边,好奇地看着乐师们手里的各种中国民族乐器。他们把板胡当成了小提琴,把大葛胡当成了大提琴,看到笙就更稀奇了,半个皮球上面插这么多竹管管,居然能演奏出这么美妙的音乐!他们赞不绝口,一个个都竖起了大拇指。到了此时,徐玉兰才体会到周总理要求一定要用民族乐器伴奏的深意。演出期间,苏联召开了一次观众座谈会,一位苏联画家对中国的越剧发表了一番观感,他认为,中国的越剧是一种很美的表演艺术,由女性扮演小生,正是女子越剧的特点。中国古代青年男子多少都带有脂粉气,皮肤也比较细腻,女性扮演小生恰到好处,如果由男性扮演,就未必会有如此令人倾倒的舞台效果。这位苏联观众初次观赏越剧真一语中的,道出了女子越剧盛行的真谛,让徐玉兰及剧组的姐妹们十分欣慰。

那段日子,岂是一句大开眼界就可以概括的。徐玉兰在各种场合,都不忘观赏两国的建筑、绘画、音乐、舞蹈,恣意地汲取着他们灿烂的民族文化。她原先只喜欢中国的水

彩画、国画,常常从中获得构图、色彩等方面的启示,从中借鉴自己舞台表演中的站位调度和戏装色彩搭配。但是这一次她却从西方的油画中感受到一种力度和张力。她站在苏联油画《彼得大帝》前感受良多,人物的英武尽在油墨的勾勒之中,栩栩如生,这让徐玉兰联想到舞台演员的妆,往往因为油彩的均匀失衡和勾勒不当,使扮演的角色造型收不到预期效果。打那以后,徐玉兰便爱上了油画作品,这也算是这次出访演出的意外收获吧。

回到北京,又作了次汇报演出,周总理在充分肯定成绩之外,还半真半假地提了一个小意见,他说徐玉兰啊,你这个张生可不可以演得老一点?

徐玉兰知道,总理是说自己的扮相显得过于年轻了,跟其他演员不搭配,于是她也半真半假地打趣说,要不自己挂个胡须算了,这样就可以显得老一些了嘛。

周总理哈哈地笑起来。正逢周总理宴请日本的一个艺术家代表团,徐玉兰也在被邀之列。席间,日本艺术家对中国总理给予的待遇感激涕零,他们说,在日本,艺人的地位是很低的,别说政府总理,就连一般行政长官也对他们不屑一顾。可是在中国,政府总理却和艺术家们同聚一堂,把酒言欢,让他们无比羡慕。徐玉兰听在耳里记在心里,在出访归来的总结会上,她激动地说:“我12岁开始唱戏,二十多年来,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,感悟很多。解放前,尽管有名有利,貌似光



■ 徐玉兰

鲜,但在别人的心目中总归只是个低人一等的‘戏子’,只有在解放后,我们这些‘戏子’才真正挺直腰板做人,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。为了越剧事业的发展,我一定要不断努力,回报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。”

她的发言道出了越剧姐妹们的心声。徐玉兰怀孕了!因为忙于演出、出访,徐玉兰这一年间,倒有好几个月不在俞则人身边,为此,她常怀歉疚之心。但俞则人却毫不在意,还说做徐玉兰的丈夫,自己是早有思想准备的。他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,不让玉兰为此操一点心,现在,他们眼看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,玉兰也该多歇歇了吧?可是,就在医生证实自己怀孕的第二天,徐玉兰又若无其事地登台演出了;以后,她一直瞒着剧团的姐妹们坚持演出。为了不让舞台形象受损,她还日日束紧腰带,以致直到临产,同事们都不知道她早已身怀六甲。

1956年11月,徐玉兰剖腹生下了儿子小勇。小勇的降生给夫妻俩带来了极大的欣喜,可是孩子出生后,徐玉兰没给他喂过一口奶,刚满月,便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了。因为在那时,她先后接到了两个大戏的排练任务,一个是《北地王》,还有一个就是《红楼梦》。

(摘自《人如白玉戏如兰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3年8月版)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3.那是生死攸关的一刻

那一瞬间,我整个心,拧成了一团,眼泪哗啦啦就流下来了。我哭得稀里哗啦的,大声喊:“爸,我在呢,你快点下去吧!不要站在外面了!”我爸的声音突然就变得很急很激动,他说廖智,你怎么不回答我,叫了你这么久,你怎么都不回答我,我说我刚刚睡着了,我爸就说你不能睡,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睡啊!我听得明白,刚刚那一个多小时里,他自己也觉得我可能已经死了,但就是不愿意相信。他听见我声音的那一刻,他好激动,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都是飘着的了。我说,爸,你放心,我没事,我一定不会死的!

就这样,地震发生这么久之后,我在漆黑的废墟底下,终于哭了出来。之前经历这么多事,我的眼睛一直是干的。婆婆的死、虫虫的死,都像是一场无边的噩梦,我的心里像是死了一样的寂静,就是哭不出来。可是,这一刻,我哭崩了。我觉得命运真的是对我太残酷了,虫虫的死给我太大的打击,我曾以为死了会比你活着更好,可我爸还在外面,我妈还在外地没回来,我要是就这么死了,家里就我一个女儿,他们以后该怎么办?老天爷啊,求求你,让我活着出去吧!我不能就这么死了,我还没有来得及出去跟我爸说一声谢谢……如果有幸能够活下去,我发誓,我会用全部的生命来回报他……重新燃起了生的念头,时间就变得更加难熬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得救,几个小时后?还是需要一天?两天?三四天?我开始变得理智起来,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冷静。我仔细地观察了自己的处境,盘算着怎么储存精力和体力,因为很有可能会在这里待很久。然后,我把我四周的情况一一告诉了外面的救援队伍,我说,现在这么挖是挖不出来的,你们需要的,是吊车。

吊车来了。司机吊走了压在最上面的几块预制板之后,却不敢继续了。经历了地震,这些预制板都变得很脆,很有可能吊到半空中就会碎裂,砸下来。我爸把这些情况都告诉



了我,我说,那就赌一把吧,继续吊,要是出事了,我自己来负责。那是生死攸关的一刻。我虽然不在外面,但后来听我爸说,当时所有的人都死死地盯着吊车的吊臂,一个人都不敢大声呼吸。因为万一半途预制板坠下来,我直接就没了。第一块板子慢慢被吊高,刚刚移到一旁,哗啦一声就裂开了。可这只是第一块,还有第二块,还是要赌命!

我爸当时有多紧张我不知道,我只听到又是哗啦一声,特别刺耳,第二块板子也是在移开没多远的时候就碎裂了,如果砸在我头上,我就死定了。两块板子一吊走,我觉得松了一大口气。我的命真的是捡回来的。到了这时候,我上面的废墟里的那些人,都已经走了,没了。这个时候,已经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了。最初的救援没有用吊车,是因为我上面的废墟里还有人。渐渐地,其他人都没了,吊车才一层一层地把废墟挖开,我才有了得救的希望。眼看还剩下两层预制板了,吊车却不能再继续用了,因为那几层板子早已经碎开,再往下挖就要靠人工打洞了。救援队从我前方大概一两米远的地方开始打洞,那个地方比较薄,但能打出来的空间还是很狭窄,他们怎么都钻不进来。最后,来了一个个子很小的男生,他不是士兵,就是来帮忙的一个老百姓,他瘦瘦的,拿了一个手电筒钻进来,用手电筒的光照到了我的脸。

我当时真的好激动,在这里待了这么久,终于看见外面的人了!我抓住他的手,舍不得让他出去,只想让他留下来陪我。他说没事的,我就是来救你出去的。他带了一堆工具,可是,铁锹之类的工具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都用不了,于是他就掏出一个铁凿子,在我头顶附近一点点地敲。敲来敲去,成效不大。我说那就从左腿的方向打洞吧,先把压着的脚给挖出来。因为我是斜在他面前的,他进不来,我就接住他的凿子来敲。就这样,我先一小块一小块地把面前的这些东西敲走,等他可以往里面爬一点点的时候,我们俩就轮换着凿。我当时觉得希望很渺小,用这么小的一个凿子,这么一点点地敲,要敲到猴年马月啊!好在外面的天色了。天已经亮了。

44.他可能会亲自替你办这个案子

当余国伟离开之后,脑子聪明灵活的裘法官已明白这个案子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如果盲目地帮忙,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,后悔不及。他决定要去和陆副庭长交换一下看法。黑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兼副主任裴国庆律师,自从从业以来一直显得自信满满。这种自信,来源于他在京城里有着十分广泛的人脉关系。

这天,裴律师接到了陆副庭长的电话,让他尽快去一趟最高院,说有事要相商。到了陆副庭长的办公室后,他看到裘广义法官也在场。

“裴律师,出了点意外情况。”陆副庭长见到裴国庆就说。“怎么回事?”裴国庆不解地看看两个法官。“小裘,你对裴律师说吧。”陆副庭长五十六七岁,矮矮的个子,虽说额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,却显得精神饱满。裘广义有点垂头丧气。他先前已经把余国伟来找他的事,向顶头上司做过一次汇报了,现在只是重复一遍,当然,他隐瞒了余国伟交给他的那些关于王根宝违法乱纪的材料复印件。

“奇怪,他们怎么会看到你们在一起的呢?”裴国庆问:“会不会是在诈你啊?”裘广义摇摇头道:“不会,他们把我和王根宝会面的地址和时间都讲出来了,丝毫不差。我怀疑是不是他们在暗中监视我们?”裘广义猜测着。

“如果他们真的在暗中监视王根宝或者小裘的话,那说明这些人也非等闲之辈啊。”陆副庭长提醒着。“这种可能性不大。”裴国庆否定说,“京城这么大,人这么杂,除非他们动用国安或公安的力量,一般做不到。如果真让他们看到了,估计也只是一次碰巧。”

“不管是碰巧还是有意而为,一旦对方抓住了这样的把柄,我处理这件案子就非常被动了。”裘广义喃喃自语道。“陆庭长有什么想法?”裴国庆问。陆副庭长想了想说:“万不得已,只好让小裘回避此案了。”“可是,这个案子我的当事人方面催得很紧,希望我们抓紧办理。再说他已经……”裴律师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,欲言又止,并看了裘广义一眼。

陆副庭长马上领会了裴国庆的含义,转身对裘广义道:“这样吧小裘,容我再仔细考

虑一下再做决定,你先回你的办公室吧,到时我再找你。”等裘广义一走,陆副庭长就问裴国庆:“你刚才想说什么?”

“王根宝已经把他的委托费转到我们事务所的账上了。按照约定,他很快会把第一笔现金送过来。到了嘴边的肉,总要想办法吃到啊。”裴国庆说。“你如果要换人办理此案,也要抓紧啊。”裴律师见陆副庭长不出声,就委婉地催了一句。“你不用担心。为了慎重起见,也许我亲自来办理最好。”陆副庭长把自己的打算讲了出来。“有你亲自挂帅出马,还有什么事办不成的?哈哈,那真是太好了,太好了。”裴国庆有点喜出望外。

离开最高院。裴国庆驱车来到了北京饭店。王根宝这时如约在宾馆房间里等着裴国庆的到来。一见裴国庆进门,就问:“裴律师,有什么消息?”“遇到了一点麻烦,裘法官可能办不了这个案子了。”

“为什么啊?”王根宝本来想去掏香烟的手僵在了空中。“我们上次在全聚德吃晚饭的事,被你的对手看到了。”“这怎么可能呢?”“是啊,我也很

纳闷,但确实看到了,那个余国伟亲自找到最高院,当面对裘法官说的,时间地点都对,应该不是瞎说。”“他妈的,真是活见鬼了,”“这么一来,裘法官当然就不适合再办此案啦,必须换人。”裴国庆瞥了王根宝一眼。“不过你不必担心,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刚才陆庭长说了,他可能会亲自替你办这个案子。”裴国庆说完,注视着王根宝的表情变化。“哎呀,你怎么不早说呢?”王根宝猛一拍大腿,失声叫道:“太好了,这个陆庭长够朋友,够朋友。”“是啊,这次你的面子够大了,不过,为了避免他临时改变主意,你最好把那件事抓抓紧。”裴国庆有所指向地提醒王根宝。

王根宝愣了几秒钟,随即恍然大悟地站起身来道:“瞧我,说着话就差点忘了。”言毕,王根宝快步走到橱柜前,拉开柜门,从中拿出一只皮质的提包来。他走到裴国庆跟前,把皮包放在地毯上。“这里面是第一笔八十万。”王根宝说,“等案子基本定案了,第二笔一百二十万就给你们。等最高院出了我赢的裁定书,立刻支付第三笔二百万现金。”

生死对决

——温哥华的中国富豪

柯兆龙

